

父親袁世凱二三事

●袁克齊

不速之客逼着簽字

我十三歲的時候，和五哥克權、六哥克桓隨老師嚴修先生出國。遍遊西歐諸國後，在英國齊頓漢姆設備最完善的中學（該校學生五六千人）讀書。十五歲（一九一四年）歸國。我父親把我們安置在北海『靜心齋』繼續讀書。從此我就能時常和我父親接近。家事他常跟我們說，國事有時也略談一點。

我回國後，曾聽見老人家卞夢琴說：清朝末年，當時他（指袁世凱）正在做京官。西太后和光緒意見不合。光緒想維新，太后想保守。後來光緒聽了康有為等人的話，決心變法，想掙脫西太后的控制，自主行事。記得是戊戌那年，有一天下午八點多鐘，忽然有一個人求見袁大人。門上攔不住，他直入大人書房。當時我們在窗外偷看，看見大人精神很不安。那個人態度很嚴肅，一手拿着手槍，一手拿着一個簿子，請大人在簿子上簽名。大人開始有為難的樣子，最後還是簽了。過了一會，就端茶送客。那人走了以後，大人就匆匆去某親王處。過了幾天，聽說太后把光

緒皇帝囚在瀛臺，把譚嗣同、康廣仁等六個人殺了。後來才聽說，那天晚上來的那個人就是譚嗣同。

勿再上那幾人的當

帝制一事，我父親臨死的時候，曾大呼「上當」不止。據我所知，帝制的促成，動力有四：一、梁士詒等因五路借款回扣貪污案及其手下站段長吞款肥己案，怕被人揭發，就想以擁戴我父親稱帝，建立殊功來贖罪。原來梁士詒等貪污案有風聲前，京兆尹王志新貪污五百元，被我父親槍決，因此梁士詒等很害怕。二、我大哥克定總想作嗣君，於是竭力從旁進言。例如他常跟我父親說「大丈夫做事，要乾綱獨斷，不能仰人鼻息，任人掣肘」一類的話。三、楊度等想借此以滿足他們個人名利雙收的慾望，也大張旗鼓，製造輿論，百般勸進。四、我父親認為，民國就得有議會，而議員等又事事掣肘，實在不勝其苦，倒不如乾脆稱帝。有時候，他對我們說：「議員們又搗亂了，這樣七嘴八舌，國家的事情還怎麼辦？」

在帝制進行中，我父親是猶疑不定的。我曾

聽見他申斥我大哥說：「我的事你不用管，你也不要亂接近人。」又有一次飯後，他對着我和五哥克權說：「你大哥是個拐子，你二哥成天和一些清客鬼混。你們那裏見過天下有拐皇帝，有書呆子皇帝呢！」看來，我父親稱帝，內心是有矛盾的，至於為什麼成為事實，我就不清楚了。那年我雖然十七歲，究竟對於政治上的事，還沒有分析能力，并且也不感興趣。

記得我父親死的那一天（民國五年農曆五月初六日），曾把我大哥叫到裏屋去，我們在外屋聽見我父親說：「這個事我做錯了，你以後不要再上那幾個人的當！」過了半小時，他就死了。

龍袍死後當作殮服

我父親雖然宣布了稱帝，但始終沒有舉行登極儀式，因此大典籌備處所定制的那襲龍袍，生前一次也沒有穿過。後來蔡鍔為首反對我父親稱帝，我父親整日少言寡笑，飲食銳減。以後因為感冒，又患腎結石，小便不通，醫治無效，鬱鬱死去。

我父親久在軍中，體質素健，飯量超過常人一倍，又加上從二十五歲起，就天天吃參茸補品，所以身體很好。但五十六歲那年，他就說：「我的身體不行了，參茸補品不能接受了。」五十七歲那年的身體更顯衰弱，飯後散步，就非拐杖不行。五十八歲去世。

他死後，身體浮腫起來，家中所有的衣服都穿不上了。有人建議，衣庫中還存有龍袍一領，非常肥大，何不令人取出穿上。我大哥說：「且慢，等和黎元洪、徐世昌、段祺瑞商量一下再說。」後經黎元洪、徐世昌、段祺瑞同意，就把那領龍袍給我父親穿上了。

那件龍袍是紫紅色的，上綉有九條平金線金龍。龍眼上各嵌大珍珠一顆，龍頭各部鑲有小珍珠，龍鱗處綴有珊瑚斷片。

我的東西都是古董

我父親性情剛烈，態度嚴肅，寡言笑。有時他叫我們兄弟陪他吃飯，大家都很受拘束。他很注意對我們的教育，聘請專人擔任我們的導師，讓模範團的文武教官隨時教我們。我母親這一輩的人，也都奉命唯謹，不敢違反他的意旨。他每日起得很早，上午辦公，午飯後睡一小時再起床辦公。他的記憶力很強，他見過的人，雖隔數十年後，仍能道其姓名、籍貫。他爲了權慾，捨得花錢，胆量很大。處理事情很果斷，部下貪污行賄的事讓他知道了，一定不輕饒。記得有一次，內衛數人晚上歸來，讓船夫渡他們（中南海有船數只，是接送各部長用的），船夫不允，幾個內衛

把船夫打傷。船夫的親戚某佣人向我們（五哥克權、六哥克桓和我）訴苦。我們大爲不平，立即把內衛傳到「歡喜莊」（我們在中南海的住腳處）坐堂嚴問。後來內衛報告我父親。他把我們三個人叫去說：「你們太胡鬧了，內衛有錯，應該告訴我，怎能私自審問呢？這就叫無法無天，以後再有這等事，定不饒恕你們！」我們俯首退去。後來聽說我父親把打人的內衛開除，內衛主管人句克明罰俸三月，給船夫養傷。

我父親不好古玩，他常說：「古玩有什麼稀罕，將來我用的東西都是古玩。」

九件鳳袍統統燒了

我父親凡事都有個打算，他自己覺得病重難好的時候，就預先給我們兄弟姊妹寫下了分家的遺囑。他死後，我們兄弟按遺囑每人分到現款一萬餘元，各種股票八千餘股，加上每人分的房子二十餘間，合計可得二十餘萬元。姐妹每人分現款七千餘元，其他財產無份。母親們各隨自己的子女度日，不給錢財。大家都無話說，邊囑辦事。

我父親生前，對我大哥申斥的時候最多，但有重要的事還都和他商量。一來是大哥年長，二來是大哥也的確能給父親出些主意。後來張勳鬧復辟，我聽大哥說：「當時若依着我的主意，那裏還會有這場亂子。」原來清帝退位的時候，我大哥主張：「作惡多端的王公一律處死，溥儀及其左右流放黑龍江，讓他回原來的老家，還談什麼優待條件！當時我父親雖沒有採納，但可以看

出我大哥在父親面前是敢說話的。

分家的時候，我們兄弟們想：父親偏愛，一定會多分給大哥一些。可是拿出遺囑一看，與我們一般無二。大家都說：父親真算公平。

縫製龍袍的事是由大典籌備處經手的，聽說在杭州定製。除我父親一身龍袍外，我九個母親各有一身鳳袍，我十個兄弟各有一身小龍袍。這些龍鳳袍，我父親死的時候，在紫光閣前統統燒了。

妻妾犯錯一律處罰

我的家庭，到父親這一輩，已經中落，當然爲了撐面子，還得讓我父親讀書。有一次聽我母親說：當年你父親到北京來應試，因爲路費不足，曾向你大母親（于夫人）之弟去借錢。你舅舅不但不給，反而說：「我看你去也是白跑一趟，還是在家裏呆着好些。」多虧你家一個遠房親戚，借給了一百兩銀子，才得成行。後來你父親任直隸總督的時候，你舅舅自家鄉來，由別人傳說要找點事做。你父親回話說：「外邊無事可做，還是在家裏呆着好些。」你父親做總統的時候，你舅舅又從家鄉來京。你父親只見了他一面，就不再見他，臨走給了一點路費。倒是那個遠房親戚，你父親還了人家五千元。

我有一個嫡母（于夫人），九個庶母。我的生身之母是我父親的第二個妾，朝鮮族。我父親對待她們，都一例看待。無論分物或給錢，沒有偏輕偏重的情況。因此一家向稱平安，爭吵的事情，我一次也沒見過。我記得三庶母想買一付金

錫子，父親說，好。每人一付，一個人買是不行的。月錢數目，各房一律，誰也不能多拿。家中存款摺子向由我母親保管，父親的圖章由五庶母存着。家中用錢，我母親向父親報告數目後，就拿去請五庶母蓋章，到銀行去取。取出後交帳房按月錢數目發放。如果庶母們誰要犯了錯誤，父親除當面訓斥外，還要看情節輕重，停發一月或數月月錢。有一次九庶母與人賭博，就被停發兩月月錢。

二百萬法郎被吞沒

我大哥克定對實行帝制最熱心。我父親對董曉嵐（留美學生，我們的老師，禮官處禮官）說：「老大不要總瞎鬧，我將來也許立賢不立長哩。」這話一傳出，我大哥知道繼位成問題，熱情大減，甚至後來屢次鬧得我父親不愉快。我父親死後，我大哥撫棺痛哭，大呼：「我對不起爸爸！」

我父親做總統後，看到中國政局變幻不安，考慮退路，曾在法國銀行存過二百萬法郎，準備做旅居法國的經費。當時約定：他生前支取，除本人簽字外，須有徐世昌、孫寶琦副署；死後由我大哥袁克定簽字支領。父親死後，我兄弟們問到這筆錢，大哥說不知道；問徐世昌、孫寶琦，他們也支吾其辭。結果這筆錢，始終沒有領回，被法帝吞沒了。

四大人怕二姑奶奶

父親對我們兄弟的教育是認真的，請了各科

老師來教育我們。先請任課的老師吃飯，飯後交戒尺（一尺多長兩寸多寬的木板）一個，并說，如果孩子們不聽話，就用此尺打他們的手心，不要寬縱。我們怕老師，但更怕我父親。因為父親每月必看我們的考試卷，如果得了壞分數，他那種嚴肅的面孔，不留情的申斥，是誰也受不了的。有一次，老師怕我們受申斥，從寬按年齡大小給了我們好分數，被我父親看出，很不滿意；其中英文老師董曉嵐獨按成績給分，後來為我父親所重用。

我聽老人家王鳳祥說：「總統少年讀書的時候，并不十分專心，整天價與徐世昌（那時徐在我家附學）談論國事，因此成績不太好。你二姑

母學問很不錯，對他考查很嚴。有一次，你父親背不下書來，你二姑母就不讓吃飯，我偷着把兩個熱饅頭給他送到書房，因為得路過你二姑母窗前，只好把它藏在袖筒裏，以致燙起兩個泡。」我姑母許配毛姓，未過門而姑父死去，即始終未嫁人，住在我家中替我們當家。一直到我父親做直隸總督的時候，老家的一切仍歸我姑母掌管。我常聽父親說：「老家你的二姑母可真不平常，連我也得讓她一頭呀！」因此，家人有什麼不敢對父親直說的事，往往請二姑母轉請。不請則已，一請就准。於是家人流傳一句話說：「四大人怕二姑奶奶。」

一九六三年十二月

聖文風流人物叢書

萬墨林等著
定價台幣一二〇元

本書係萬墨林、張源、王培堯、丁兆豐、田維平、張或弛、劉半農、商鴻達等著。要目有：民國四大美人、徐志摩四角戀、蔡松坡鳳仙戀、喜豔親王劉喜奎、藝壇奇女子——劉喜奎、樂蒂、末代狀元三角愛、坤伶主席新豔秋、賽金花本事全文、洪狀元煙台舊事等篇，內容精彩，老少各界咸宜。二十五開本，三百四十一頁穿線平裝，定價新台幣壹佰貳拾元正，歡迎購閱，郵撥帳號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